

豫章叢書

第九冊

黃瘰門

法十五條 律三條

經言溺黃赤安臥者瘰病溺黃赤者熱之徵也安靜嗜臥者濕之徵也所以有開鬼門潔淨府之法開鬼門者從汗而泄其熱於肌表也潔淨府者從下而泄其濕於小便也此特辨名定治之大端而精微要渺惟金匱有獨昭焉要知外感發黃一證傷寒陽明篇中已悉金匱雖舉外感內傷諸黃一一發其底蘊其所重尤在內傷茲特詳加表章爲後學法程焉

金匱論外感熱鬱於內而發黃之證云寸口脈浮而

緩浮則爲風緩則爲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皮色
必黃瘀熱以行其義取傷寒風濕相搏之變證爲
言見風性雖善行纔與濕相合其風卽痺而不行
但鬱爲瘀熱而已及鬱之之極風性乃發風發遂
挾其瘀熱以行於四肢而四肢爲之苦煩顯其風
淫末疾之象挾其瘀熱以行於肌膚而肌膚爲之
色黃顯其濕淫外漬之象其脈以因風生熱故浮
因濕成痺故緩此而行內經開鬼門潔淨府之法
俾風挾之熱從肌表出濕蒸之黃從小便出而表
裏分清爲有據也

金匱重出傷寒陽明病不解後成穀瘴一證云陽明
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
欲作穀瘴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此因外感陽明胃中之餘熱未除故食難用飽飽
則食復生熱兩熱相合而發煩頭眩小便難腹滿
勢所必至在陽明證本當下陽明而至腹滿尤當
急下獨此一證下之腹滿必如故非但無益反增
困耳以其脈遲而胃氣空虛津液不充其滿不過
虛熱內壅非結熱當下之比金匱重出此條原有
深意見脈遲胃虛下之既無益而開鬼門潔淨府

之法用之無益不待言矣嘗憶一友問仲景云下之腹滿如故何不立一治法余曰仲景必用和法先和其中後乃下之友曰何以知之余曰仲景云脈遲尙未可攻味一尙字其當攻之旨躍然金匱又云諸黃腹痛而嘔者用小柴胡湯觀此仍是治傷寒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之法是以知之耳陳無擇治穀痺用穀芽枳實小柴胡湯差識此意但半消半和半下三法並用漫無先後較諸仲景之絲絲必貫相去遠矣

金匱又云跌陽脈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卽消穀緊則

爲寒食卽爲滿尺脈浮爲傷腎跌陽脈緊爲傷脾
風寒相搏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
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
穀瘵此論內傷發黃直是開天闢地未有之奇東
垣脾胃論彷彿什一後世樂宗金匱與義置之不
講殊可慨也請細陳之人身脾胃居於中土脾之
土體陰而用則陽胃之土體陽而用則陰兩者和
同則不剛不柔胃納穀食脾行穀氣通調水道灌
注百脈相得益彰其用大矣惟七情飢飽房勞過
於內傷致令脾胃之陰陽不相協和胃偏於陽無

脾陰以和之如造化之有夏無冬獨聚其熱而消
穀脾偏於陰無胃陽以和之如造化之有冬無夏
獨聚其寒而腹滿其人跌陽之脈緊寒數熱必有
明徵診其或緊或數而知脾胃分主其病診其緊
而且數而知脾胃合受其病法云精矣然更有精
焉診其兩尺脈浮又知並傷其腎夫腎脈本沉也
胡以反浮蓋腎藏精者也而精生於穀脾不運胃
中穀氣入腎則精無裨而腎傷故沉脈反浮也知
尺脈浮爲傷腎則知跌陽脈緊卽爲傷脾然緊乃
肝脈正仲景所謂緊乃弦狀若弓弦之義脾脈舒

緩受肝木之尅賊則變緊肝之風氣乘脾聚之寒
氣兩相搏激食穀卽眩是穀入不能長氣於胃陽
而反動風於脾陰卽胃之聚其熱而消穀者亦不
過蒸爲腐敗之濁氣而非精華之清氣矣濁氣繇
胃熱而下流入膀胱則膀胱受其熱氣化不行小
便不通一身盡黃濁氣繇脾寒而下流入腎則腎
被其寒而尅賊之餘其腹必滿矣究竟穀瘕由胃
熱傷其膀胱者多由脾寒傷其腎者十中二三耳
若飲食傷脾加以房勞傷腎其證必腹滿而難治
矣仲景於女勞瘕下重申其義曰腹如水狀不治

豈不深切著明乎

女勞瘁額上黑謂身黃加以額黑也黑爲北方陰晦之色乃加於南方離明之位此必先有胃熱脾寒之濁氣下流入腎之以女勞無度而後成之其繇來自非一日肘後謂因交接入水所致或有所驗然火炎薪燼額色轉黑雖不入水其能免乎故脾中之濁氣下趨入腎水土互顯之色但於黃中見黑滯耳若相火從水中上炎而合於心之君火其勢燎原烟燄之色先透於額乃至微汗亦隨火而出於額心之液且外亡矣手足心熱內傷皆然日

暮陽明用事陽明主闔收斂一身之濕熱疾趨而
下膀胱因而告急其小便自利大便黑時濇又是
膀胱畜血之驗腹如水狀實非水也正指畜血而
言也故不治

酒痺心中懊懣而熱不能食時欲吐酒爲濕熱之最
氣歸於心肺味歸於脾胃久積之熱不下行而上
觸則生懊懣痞塞中焦則不能食其濕熱之氣不
下行而上觸則爲嘔嘔則勢轉橫逆遍漬周身也
傷寒論謂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懣者身
必發黃是知熱甚於內者皆是致此非獨酒矣

金匱治酒痺用或吐或下之法云酒黃痺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又云或酒無熱清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煤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又云心中熱欲嘔者吐之愈又云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又云下之久久爲黑痺言雖錯出義實一貫蓋酒之積熱入膀胱則氣化不行必小便不利積於上焦則心中熱積於下焦則足下熱其無心中足下熱者則清言了了而神不昏但見腹滿欲吐鼻煤三證可知其膈上與腹中陰陽交病須分先後治之當辨脈之浮沉

以定吐下之先後脈浮病在膈上陽分居多先吐
上焦而後治其中滿脈沉弦病在腹中陰分居多
先下其中滿而後治其上焦若但心中熱欲嘔則
病全在上焦吐之卽愈何取下爲哉其酒熱內結
心神昏亂而作懊憹及痛楚者則不可不下但下
法乃却病之法不可久用久久下之必脾肺之陽
氣盡傷不能統領其陰血其血有日趨於敗而變
黑耳曾謂下法可瀆用乎仲景於一酒瘰臚列先
後次第以盡其精而且詳若此

酒瘰之黑與女勞瘰之黑殊不相同女勞瘰之黑爲

腎氣所發酒痺之黑乃榮血腐敗之色榮者水穀之精氣爲濕熱所瘀而不行其光華之色轉爲晦黯心胸嘈雜如噉蒜齏狀其芳甘之味變爲酸辣乃至肌膚抓之不仁大便正黑脈見浮弱皆肺金節治之氣不行而血瘀也必復肺中清肅之氣乃可驅榮中瘀濁之血較女勞痺之難治特一間耳方書但用白朮湯理脾氣解酒熱以言治抑何庸陋之甚耶

黃痺緣於火土之熱濕若合於手陽明之燥金則熱濕燥三氣相搏成黃其人必渴而飲水有此則去

濕熱藥中必加潤燥乃得三焦氣化行津液通渴解而黃退渴不解者燥有未除耳然非死候也何又云痺而渴者難治則更慮其下泉之竭不獨云在中之津液矣

合論金匱桂枝黃芪湯小柴胡湯麻黃醇酒湯三方仲景治傷寒方首用麻黃湯爲表法今觀金匱治黃痺之用表主之以桂枝黃芪湯小柴胡湯附之以千金麻黃醇酒湯明示不欲發表之意故其方首云諸病黃家但利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芪湯可見大法當利小便必脈浮始

可言表然痺證之脈多有榮衛氣虛濕熱乘之而浮故用桂枝黃芪湯和其榮衛用小柴胡湯和其表裏但取和法爲表法乃仲景之微旨也而表實發黃當汗之證豈曰無之再取千金麻黃醇酒湯一方附入必不自出麻黃峻表之方背立法之本意又仲景之苦心也讀此而治病之機宛然心目矣

桂枝黃芪湯○表虛者必自汗汗雖出而邪不出故用桂枝黃芪以實表然後可得驅邪之正汗此義不可不知

小柴胡湯○邪正相擊在下則痛在上則嘔卽

傷寒論邪高痛下之旨也故取用和表裏之
法和其上下

千金麻黃醇酒湯○表有水寒入於榮血閉而
不散熱結爲黃故賴麻黃頡力開結散邪加
醇酒以行之也

合論金匱大黃硝石湯梔子大黃湯茵陳蒿湯三方
濕熱鬱蒸而發黃其當從下奪亦須倣治傷寒之
法裏熱者始可用之重則用大黃硝石湯蕩滌其
濕熱如大承氣湯之例稍輕則用梔子大黃湯清
解而兼下奪如三黃湯之例更輕則用茵陳蒿湯

清解爲君微加大黃爲使如梔鼓湯中加大黃如
博碁子大之例是則汗法固不敢輕用下法亦在
所慎施以痺證多夾內傷不得不同護之耳

大黃硝石湯○熱邪內結而成腹滿與傷寒當
急攻下之證無異故以大黃硝石二物蕩邪
開結然小便赤則膀胱之氣化亦熱又藉礬
皮梔子寒下之力以清解其熱也

梔子大黃湯○此治酒熱內結昏惑懊憹之劑
然傷寒證中有云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
中懊憹者身必發黃是則諸凡熱甚於內者